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

唐代交通圖考

第二卷 河隴磧西區

嚴耕望 撰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1985)五月
中華民國·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

唐代交通圖考

第二卷 河隴磧西區

嚴耕望 撰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1985)五月
中華民國·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

唐代交通圖考

定價：平裝新臺幣 400 元，美金 10 元
精裝新臺幣 500 元，美金 12.5 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編 者 嚴 耕 望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

印刷者 文滙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市環河南路二段 211 號

代售處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學 生 書 局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98 號

三 民 書 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61 號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出版

唐代交通圖考

第二卷 河隴磧西區

目次

篇拾壹	長安西通安西驛道上：長安西通涼州 兩驛道	341
篇拾貳	長安西通安西驛道下：涼州西通安西 驛道	421
篇拾叁	河湟青海地區軍鎮交通網	497
	附錄 周希武玉樹途程日記節要	
篇拾肆	北庭都護府通伊西碎葉諸道	585
圖八	唐代長安西通隴右河西道、河湟青海地區交通網合圖	
圖九	唐代瓜、沙、伊、西、安西、北庭交通圖	
篇拾伍	唐通回紇三道	607
圖十	唐代通回紇三道圖	
附：	本卷綱文古地名引得	廖華淑

篇拾壹 長安西通安西驛道上

—長安西通涼州兩驛道—

引 言

(一) 元和志所記涼州通長安兩道詮釋

(二) 南道驛程

(三) 北道驛程

綜 結

引 言

新唐書二一六下吐蕃傳稱唐代盛時，「輪台伊吾屯田，禾菽彌望。開遠門揭候〔埃〕署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此即指長安通西域主要道路而言。南部新書已有此條，「埃」字不誤，云「西去安西」，尤確切。蓋就安西都護直接統轄之軍戍西疆而言也；藩屬西疆則不止此里數。

此道可分為三段。其一，長安涼州道；其二，涼州安西道；其三，安西更向西通西域諸國道。安西以西之行程，賈耽所記頗詳，新唐書錄附地理志之末，中外學人已多所測論。而安西東至長安之行程殊少論究者，惟陳沅遠唐代驛制考（史學年報第五期）第五章驛程紀要略有所述，云自長安經邠、涇、原、會、蘭、鄯、涼、甘、肅、瓜、沙、伊十二州達于安西都護府。今人言唐通西域之道路頗取其說。實則陳考驛程一章僅屬臆測，非有實證；其述此道行程尤多謬誤。如秦州天水郡（今天水）為古今通西域之要道，杜翁秦州雜詩云「驛道出流沙」，（秦州）東樓云「萬里流沙道，西征過此門。」即指通西域之驛道言。陳考不及秦州，而由會州迂迴蘭、鄯乃至涼州。如此行程，固非不可通；然迂遠千里，且無任何實證，其非重要通道無疑。

按長安通西域道關係唐代政治、外交、軍事進退，與夫國際貿易、文化交流者甚巨，故今綜合史傳、地志、詩文、政書、雜著，旁搜本草、佛藏，兼採敦煌殘卷及宋代地圖石刻拓本，詳為考論，凡途程所經州縣軍鎮關津館驛，有可考者，皆表而出

之，以爲研史者之一助。惟長安通安西道，里程太長，材料亦豐富，故以涼州爲斷，分上下兩篇述之。

唐代涼州以東之交通極爲繁盛。通典七述開元時代國內交通狀況云：

「東至宋（今河南商邱）、汴（今河南開封），西至岐州（今陝西鳳翔），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荆（今湖北江陵）、襄（今湖北襄陽），北至太原（今山西晉源）、范陽（今北平），西至蜀川（今四川，實指成都）、涼府（今甘肅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里，不持寸刃。」

宋、汴、幽、并、荆、襄、岐、益皆爲自漢以來視爲內地之大都市，交通之盛，固不待言。涼府自漢世開闢，雖漸見繁榮，然隴外之地不無荒涼之感，唐末五代以後，更荒蕪日甚；而在唐世，其與長安之交通竟與幽并荆益並稱，此大可注意，所當疏證者。

通鑑二一六天寶十二載紀云：

「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胡注：「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按「安遠」當作「開遠」，參看岑仲勉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安遠門條。）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

按此蓋取明皇雜錄。讀史者或信其然，（如陳寅恪先生。）或疑不足信。（如岑仲勉先生。）考唐人反對西北用兵者固有「秦隴之西，人戶漸少，涼州已去，沙磧悠然」之語。（舊一〇三郭虔瓘傳載韋湊奏事。）然西北屯田，積穀豐足，正史多所載記。故陳鴻祖東城老父傳述老父之言曰：天寶時代，「河州、敦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太平廣記四八五。）殆非虛語。且開元時代大凡鎮兵四十九萬，隴右一道（包括河西）幾居其半。通典云：「天寶中，……都計租稅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約得五千二百二十餘萬端、疋、屯、貫、石。」其軍用所費「凡一（本譌作二；同書一七二，不譌。）千二百六十萬，而錫寶之費不與焉。」是軍用佔歲入四分之一。就中隴右一道（包括隴右、河西、安西、北庭四節度）都計五百二十萬，恰當全國歲入十分之一。大軍屯駐，支用浩繁，正促成地方之繁榮。史記貨殖傳云：「楊、平陽西賈秦翟，北賈種

代，種代，石北也，……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以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正此類也。隴右民稱富庶，就某一角度言，不亦宜哉！

且溫公此條因哥舒翰爲河西節度使而附書之。河西節度治涼州，爲自隴以西最重要之政治軍事商業交通中心。慧立三藏法師傳云：「涼州爲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葱左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絕。」是爲國際貿易發達最具體之說明。此猶唐初，及開元天寶時代，此一都市尤極繁榮。岑參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云：「涼州七里十萬家^①，胡人半解彈琵琶。」（全唐詩三函八冊）度其人口當近五十萬^②。元稹西涼伎云：「吾聞昔日西涼州，人煙撲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樂，紅豔青旗朱粉樓。樓下當壚稱卓女，樓頭伴客名莫愁，鄉人不識離別苦，更卒多爲沈滯遊。哥舒開府設高宴，八珍九醞當前頭。前頭百戲競撩亂，丸劍跳躑霜雪浮。獅子搖光毛彩豎，胡騰（一作姬）醉舞筋骨柔。大宛來獻赤汗馬，贊普亦奉翠茸裘。」（全唐詩六函十冊）亦見開元天寶時代涼州繁榮之概況。又張鷟朝野僉載三：「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綺，飭以金玉，燃五萬盞燈，簇之如花樹。」而廣德神異錄（廣記七七葉法善條引）稱正月望夜長安影燈之盛，「惟涼州信爲亞匹。」「燈燭連亙十數里，車馬駢闐，士女紛雜。」此雖小說家言，然燈樹本爲西域胡俗，涼州多胡賈，此語未必盡虛。涼州市面繁榮，此又得一實證矣。

隴右富庶，涼州繁榮，西域商侶來往不絕，宜其與長安之交通狀況，得與幽并荆益並舉也。今考涼州東南至長安，有取蘭州（今蘭州）、取會州（今靖遠、景泰間黃河東岸）兩驛道，可謂南北道。敦煌發現水部式云，會寧關有渡船五十隻。今考此關在今景泰縣（E104°10'·N37°10'）東黃河東南岸，與西北岸之烏蘭關對夾河津，當長安通涼州之北道咽喉。唐制，渡船各置渡子三至五人，則此大河關津渡子蓋約二百人，日渡行旅蓋以千計。通常南道行旅又較北道爲多，其蘭州金城關津之規模或又盛於會寧。兩道交通繁盛如此，益證杜佑之言爲不虛矣。

至於交通路線與詳細驛程，則此篇所致意者，具詳下文。其州縣關津之地望，以

① 「七里」一作「七城」。按涼州統五縣，非七縣。而元和志云，涼州城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則作里爲正。

② 按赤水軍置在涼州城內，共三萬三千人，此即相當大之人口數字；供給其消費者又可想見。

唐末北宋國防線內徙，故地名亦頗有內徙者，明清志書頗多以宋釋唐，差誤常數百里，今皆據唐代史料一一辨正。例如會寧關在會州西北一百八十里，與烏蘭關對夾河津，又於其西二十里置新泉軍以鎮護之。足見此地當交通軍事要衝。度其地當在今靖遠縣北約二百數十里景泰縣東黃河灣曲處之東南岸。宋人修新唐書地理志云在會州東南，乃宋關，非唐關也。明清志書如讀史方輿紀要及清一統志皆承此誤，云唐關在今靖遠南百里以上，楊氏唐書地理志圖遂亦誤繪，且不濱大河，失之遠矣。皆不取證唐人之過也。

（一）元和志所記涼州通長安兩道詮釋

元和志四〇涼州目云：「東北至上都，取秦州路二千里，取皋蘭路一千六十里。」「北」爲「南」之譌。取秦州路者，經蘭（今蘭州、皋蘭）、臨（今臨洮）、渭（今隴西）、秦（今天水）、隴（今隴縣）五州及鳳翔府（今鳳翔）至長安也。「皋」爲「烏」之譌，里數亦奪誤。烏蘭路者，烏蘭縣置烏蘭關，與會寧關西東對夾黃河，具舟五十待行旅，爲西北極大津渡處，宜取名路也。路經烏蘭關及會（今靖遠北徙城堡地區）、原（今固原）、涇（今涇川）、邠（今邠縣）四州至長安，行程約一千八百里。兩道皆置驛。杜翁秦州雜詩云「驛道出流沙」，岑參過隴山赴安西途中詩云「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流星。」此秦州道也。烏蘭關道置驛，明見寰宇記；張籍涇州塞云「道邊古雙堠，猶記向安西」，若非置驛大道，恐亦不會置路堠也。

按元和志此條，「二千里」不誤。下文云「東南至東都二千八百六十里。」可爲證。蓋唐宋志書，長安、洛陽間通常多云八百六十里也。至於皋蘭路一條，則頗多奪誤。如「一千六十里」顯有脫譌無疑。蓋涼州至長安無論如何走法，皆不止一千零數十里也。又按「皋蘭路」亦有問題。然欲知譌誤所在，當先明「取秦州路」之行程。

「取秦州路」之途程 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邊防篇云：

「（秦州）河湟甘肅瓜沙路。自州（秦州）西北三百一十里至故渭州（今隴西），又百八十里至臨州（今臨洮、舊狄道），又東北二百里至蘭州（今蘭州、皋蘭），北渡黃河出金城關二百六十里至涼州松昌縣，又二百一十里至涼州。」（最後二數字當有一數太小。）

按秦州東至長安八百里，通典、元和志、寰宇記無異說。是總計涼州至長安一千九百六十里，與元和志「取秦州路二千里」爲近。復檢元和志三九，秦、渭、臨、蘭四州目所記里距如次：

秦州東至上都八百里，西至渭州三百里。

渭州東至上都一千一百里，東南至秦州三百里，西北至臨洮軍（即臨州）百九十里。

臨州東南至上都一千二百八十里。（較上條之和祇少十里。）

蘭州東南至上都一千四百六十里，東至臨州一百九十里。

是元和志蘭州目所記至長安之里數僅較蘭、臨、渭、秦、長安間彼此距離之和差一二十里，可知蘭州入長安必取路臨、渭、秦等州也。復檢通典一七四，長安西至秦州八百里，又西至渭州三百里，又西北至蘭州四百五里，（一作四百里。時未置臨州。）又西北至涼州五百四十里，共計二千零四十里。涼州目云，去西京二千二十里，與此各州間距離累計之和亦極相近。又檢寰宇記一五〇、一五一、一五二，秦州東至長安八百里，西至渭州三百里，蘭州南至渭州四百里，西北至涼州五百四十里。與通典同。又其所記涼州至洛陽爲二千八百七十里。按長安洛陽間，既爲八百六十里，是亦謂涼州至長安二千零一十里也。大抵此道行程約二千里之譜，則元和志所謂「取秦州路二千里」者，即指經蘭、臨、渭、秦四州之通道而言耳。取秦州道之秦州以西所經已如上述，關於秦州以東至長安所經，觀地圖，當以沿渭水至鳳翔府最爲徑捷，（即今隴海路所行。）然唐宋志書不記秦州至鳳翔之里程。檢元和志隴州目，西至秦州三百四十里，東至鳳翔府一百五十里，至上都四百六十五里。鳳翔府目，西至隴州一百五十里，東至上都三百一十里。通典、寰宇記大抵相同，惟秦隴距離或作

三百里，或作三百四十里，差異較大耳。按秦州至長安八百里，無異說，正即秦、隴、鳳翔、長安間累計之和，則所謂八百里者即經隴州及鳳翔府可知也。由上所論，元和志所謂取秦州路二千里者，即由涼州東南經蘭、臨、渭、秦、隴諸州及鳳翔府至長安也。茲再就兵家進軍及僧俗行旅舉數實例以明之。

其一，周書一文帝紀魏廢帝二年條云：

「夏四月，太祖勒銳騎三萬，西踰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按姑臧即涼州，金城即蘭州；踰隴謂踰隴坻，在隴州西境，旋置大震關也。此次行軍當即取此道而西甚明。

其二，舊五五薛舉傳述隋末之亂，舉起兵圖長安事略云：

舉據金城，進都秦州。遣子仁杲寇扶風郡，陷之，將圖長安。會唐兵定關中，遣兵應擊，敗之，「追奔至隴坻而還。舉又懼太宗踰隴追之。」

按扶風郡即後之鳳翔府。是即由蘭州進至秦州，取道隴坻至鳳翔欲圖長安也。

其三，慧立三藏法師傳，貞觀三〔元〕年，玄奘西行，由京師先至秦州，又經蘭州、涼州，至瓜州，達伊吾、高昌。

其四，岑參初過隴山途中呈字文判官（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一）云：

「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隴水不可聽，嗚咽令人愁。……西來誰家子，自道新封侯，前月發安西，路上無停留。……山口月欲出，先照關城樓……。」

按此爲參由長安赴安西，道出隴州西境之隴山大震關所作無疑，詳後文。參又有西過渭州見渭水思秦川（同上參集四）、臨洮泛舟趙仙舟自北庭罷使還京、發臨洮將赴北庭留別及題金城臨河驛樓（皆同上參集三）諸詩，臨洮謂臨洮軍，即臨州。皆見參之赴安西北庭乃取道隴、秦、渭、臨、蘭諸州，正即前據各州間之里程所擬定之路線也。

其五，杜翁秦州雜詩（詳注七）首云：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聞烽火，心折此淹留。」

按隴即隴坂，在隴州西境。魚龍川即汧水，發源隴坻而爲隴州所瀕。鳥鼠山在

渭州西，大道經其北麓。並詳後文。是杜翁西行亦取道隴州，度隴坂至秦州。本欲再西行經鳥鼠山，但烽火不寧，故心折而淹留秦州耳。

積此五事，以與前文據各州間里距所擬定之路線相互證，則元和志所謂秦州道二千里者，其行程甚明，絕無可疑矣。宋會要·蕃夷四之八云：

「天禧元年……四月，秦州曹瑋請自今甘州進奉，止於秦州選牙校同共齎送國信物往彼，不煩朝廷遣使伴送。從之。……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令甘州迴乾進奉，自今并於秦州路出入。」（四年事，同書方域二一西涼府條，畧同。）

是至北宋，河西商賈仍取秦州路也。

據岑參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詩，此道置驛。又杜翁秦州雜詩之三云：「驛道出流沙。」（秦州）東樓云：「萬里流沙道，西征過此門。」（皆詳注七。）亦此道置驛之明證。蓋長安赴安西最主要之幹道也。

「取皋蘭路」問題 「取秦州道」既經蘭臨渭秦隴及鳳翔等州府，則所謂「取皋蘭路」者，當在此秦州路之東或西，而不經此諸州。或縱又過此諸州之某一二州，但決不會以所又過之州及其附近之地名稱之。今檢元和志三九蘭州，「隋開皇元年立爲蘭州，置總管府，取皋蘭山爲名也。」九域志三蘭州，「南至皋蘭山四里。」則「皋蘭路」者或當指經此而言，即經蘭州也。然蘭州既爲上述秦州路所必經，另道縱然可能亦經蘭州又過，但決不應稱之爲皋蘭路。復考皋蘭之名似始見於漢書武帝紀。紀云元狩二年三月，「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注引應劭說，地在白石縣塞外。檢水經注二河水注云：「灋水……又東北逕石門口山……疑即皋蘭山門也。」下引應劭說。又引關駟曰：「白石縣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灋水逕其北。」又檢元和志三九河州，鳳林縣東南至州八十里。石門山即皋蘭山，在縣東北二十八里。是在今臨夏縣西。由涼州向南，取鄯州路，經此皋蘭山，固亦可至渭州秦州。然若行經渭秦，即不得與秦州路對稱。若由河州向南行秦州路西南側，經洮、岷、成、鳳等州至鳳翔，固亦可至長安；然太迂遠，殆三千里以上，且不見有行之者。元和志所述絕少有指此道之可能，故解釋此「皋蘭路」，頗有困難。

今考寰宇記一五二涼州目，云：

「東南至會州烏蘭關四百里，從關東南至州（會州）一百三十里。」

又會州目云：

「西至涼州六百里，西北至涼州五百四十里。」

烏蘭縣，「州西北，驛路一百八十里，其直路一百四十里。」

檢通典一四七，會涼東西相距六百里。元和志四，會州西北至涼州五百四十里。又云烏蘭縣東南至州一百四十里。據此，涼會間爲一通道，且置驛、直道五百四十里，中經烏蘭縣；驛道凡五百八十里或六百里，但亦經烏蘭縣。烏蘭關，周武帝置，即在烏蘭縣，亦明見元和志與寰宇記。按會州在蘭州東北四百里上下，亦近黃河，約在今靖遠縣東北地區。或即打拉池西近黃河處，詳後文。涼州既可取烏蘭關路通會州，且置驛，是必爲大道。今當追究會州至長安最可能之大道。

按會州向東南以次爲原州、涇州、邠州。今試就唐、宋志書所記此諸州至長安之里程及相互鄰接各州間之距離如下表：

	會州 至 涼州	會州 至 長安	會州 至 原州	原州 至 長安	原州 至 涇州	涇州 至 長安	涇州 至 邠州	邠州 至 長安
通 典	600	1370	400	810	280 ?	487	190	310
	600	(顯有誤)	400		285 ?		190	280
元和志	540	1190	390	800	320	480	180	300
			390		320		180	
寰宇記	530	1190	390	(原州已移)		450	190	282
	540							

據此表所示，元和志、寰宇記所記大抵相同，通典亦僅少數不合耳。觀此表，會州向東南經原州、涇州、邠州，至長安，爲一大道，故地志所記各州至長安之距離，即等於此州與其東南鄰州之距離加該鄰州至長安里程之和也。涼州既可取烏蘭關道通會州，且置驛，會、原、涇、邠又爲通長安之大道，則此烏蘭

關道亦當爲通長安之大道可知也。

今再考之史籍，原州經涇州、邠州至長安一線，爲唐代中葉唐、蕃攻守進出之主要路徑，史料甚多，皆詳後文。今亦僅舉四例以明之。其一，周書文帝紀及通鑑一五六述賀拔岳被害及宇文泰擊侯莫陳悅事，略云：

岳爲關西大行台，在長安，「引軍西次平涼」，召侯莫陳悅「會於高平」，與共討靈州刺史曹泥，「至於河曲」，爲侯莫陳悅所害。「其士衆散還平涼。」而悅退屯永洛（通鑑作水洛）。泰由夏州赴平涼，高歡亦遣侯景西來，皆欲代總岳衆，相遇於安定，景自知不敵而還。泰至平涼，會朝廷遣元毗宣慰，乃與毗及諸將刑盟，統軍至原州討悅。

按北朝安定在今涇川縣北，卽唐之涇州；高平卽唐之原州。平涼在原涇道上，是泰、景、毗三人欲赴平涼、原州，皆取道涇州也。其二，舊一九六下吐蕃傳載唐蕃會盟清水所定國界云：

「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谷縣。」按彈箏峽在原州東南，當涇州通原州道，清水縣在今清水縣西，當隴州通秦州道，皆詳後文。鳳州，今鳳縣；同谷縣，今成縣，當散關通扶州松州道，詳岷山雪嶺地區交通網篇。是此盟詞所言分界乃舉長安通吐蕃之三主要道途而言，涇州至原州卽其一也。其三，通鑑二四四，大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請降，宰相牛僧孺議曰：

「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如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得百維州，何所用之。」蔚如川卽高平水，發源於原州治所西南山中，向北流經蕭關縣西北入黃河者；平涼在原州東原涇大道上。此明言原、涇大道，騎行之速也。其四，大中三年，吐蕃勢衰，蕃將以秦、原、安樂三州來歸，唐廷詔涇州節度使接收原州，鳳翔節度使接收秦州，詳後文。此亦各以大道所通而就近進兵耳。觀此四事，亦皆見涇州至原州爲唐蕃主道之一也。

至於原州至會州，因安史亂後地陷吐蕃，故唐史缺乏佐證之史料，然唐前史事固仍多可考，今舉數事如次：

其一，元和志四會州目云：

「會州……古西羌地，周太祖爲西魏相，來巡，會師於此。土人張信罄資饗六軍，太祖悅，因命置州，以會爲名。」

是會州之名以宇文泰西巡會師爲名。按泰曾三度隴。第一次即上文所引泰至原州討侯莫陳悅時。泰由原州西南出木峽關隴而南至水洛城，詳後文木峽關條。此次未至黃河地區，且其時魏尚未分東西。其後，大統十四年，及廢帝二年各一次。廢帝二年事，乃隴抵至金城（蘭州）渡河至涼州，係取前述之秦州道，具詳前文，亦未至河曲、會州地區。故元和志此條所述亦非其時事。至於大統十四年事，周書本紀書之云：

「太祖奉魏太子巡撫西境，自新平，出安定，登隴，刻石紀事，下安陽，至原州，歷北長城，大狩，將東趨五原，至蒲川，（通鑑無「將」字，又「川」作「州」。）聞魏帝不豫，遂還。」

按新平即唐之邠州，安定即唐之涇州，安陽在今秦安縣西北。是由唐之邠、涇西南隴山至安陽，又北出至原州。所謂北長城者，考水經河水注，「高平川水……東北逕高平故城東，……又北出秦長城，城在縣北一十五里。」周紀所謂北長城固有指此秦長城之可能。然云北長城，當對南而言。考史記匈奴傳云：「秦昭王時，……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又始皇紀：「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六國表，始皇三十三年，「西北取戎爲三十四縣，築長城河上。」則昭王長城在隴西北地之外圍，其後始皇擴土，又自榆中東至陰山，臨河上築長城也。按隴西在今臨洮縣，北地在今寧縣。是河水注所記高平縣北一十五里之秦長城，乃昭王長城，非始皇所築者。始皇長城係沿河而築，當在此長城北二三百里以上，則周文紀此條所謂「歷北長城」者，當指始皇長城而言，即濱河之地也。且周書本紀此條下云，「東趨五原。」若由原州直赴五原，當云「北」，不當云「東」，亦宇文泰由原州先西至會州地區之旁證。然則元和志此條云周太祖來巡會師於此

者，即西魏大統十四年事。其赴會州地區之途徑，道由原州，即原州至會州爲一大道也。

其二，周書文帝紀又載後魏末期賀拔岳西至河曲事，云：

「（賀拔岳）爲關西大行台，……引兵西次平涼。……而（靈州刺史）曹泥猶通使於齊神武。……永熙三年春正月，岳欲討曹泥。……二月至於河曲，……爲（侯莫陳）悅所害，其士衆散還平涼。」

按通鑑一五六梁中大通六年書此事。胡注：「河曲在靈州西。……河水……東北流，……至富平，始曲而北流，所謂河曲也。」同書二三二，貞元三年，吐蕃尙結贊曰，「吾在河曲。」胡注：「謂屯鳴沙時。」所指大體可信。則賀拔岳亦由平涼、原州向西行至黃河濱岸地，其遇害處雖非宇文泰置會州處，要亦同一地區也。蓋十餘年後，泰之巡邊行程正即岳之行程故道耳。

其三，原州至會州道不但北朝末期已通行，故岳、泰相繼西巡皆由之；即在漢世亦已大通矣。何者？漢書武帝紀元鼎五年條云：

「十月行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

空同，應劭僅云山名。補注引通鑑胡注據新唐志云，崆峒在岷州溢樂縣西。溢樂即今岷州治。又釋祖厲河云：「河水注，河水東北逕安定祖厲縣城西，祖厲川水出祖厲南山，西北流注於河。明志，靖虜衛西南（今寧夏府地）有祖厲河，……注于河。一統志，祖厲河在鞏昌府會寧縣南……西北逕靖遠縣界……流入黃河。」今按王氏釋祖厲河是也；釋空同則非。考武帝此事，亦見史記武帝紀及封禪書云：「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武紀正義：「空桐山在原州平高縣西一百里。」唐平高縣在今固原縣治。至通鑑胡注始引新唐書地理志，以空同山在岷州西。按唐志，岷州、原州皆有崆峒山。又通典、元和志亦原州岷州並載。胡氏隨便指一而言，未見正確。且元和志於岷州僅舉山名，而於原州，則指爲黃帝學道於廣成子之崆峒，亦黃帝「東至於海西至崆峒登斧頭」之崆峒。再上檢水經注一九涇水注云，「涇水導源安定朝那縣斧頭山。秦始皇巡北地，西出斧頭山，即是山也。……一名崆峒山。莊子謂黃帝學道乎廣成子蓋在此山。」而洮水注不言岷州有崆峒山。足見唐代及其以前學者皆指原

州之崆峒爲古代名山；而於岷州之崆峒，則未指說也。又檢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朝那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秋淵祠。」朝那在唐原州近處。意者武帝所至乃唐代原州之崆峒，非岷州之崆峒也。蓋武帝迷信，屢行幸祠祀；且其時邊防強敵爲北方之匈奴，原州蕭關當匈奴道，故幸之。至於洮水上流，非當時國防重地，亦無行幸之必要也。是胡氏此注非也，當從正義在原州。祖厲河正在唐代會州境，流入黃河。則西漢時代安定郡（唐之原州）固已有大道達黃河地區矣。

其四，日本栗棘庵所藏宋輿地圖石刻拓本，頗明北宋交通路線。據青山定雄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研究所附刊此拓本之影本，其會州東至西安州之路線極明顯。西安州東至鎮戎軍路線已磨泯不太清晰，但尙依稀可辨。按宋之鎮戎軍即唐之原州，在今固原縣。西安州在今固原縣西北二百一十里，今圖海原縣有古西安地名，殆其地也。然則宋代此道仍存，即今日之汽車道亦仍略循此漢唐古道也。

上文引寰宇記，明涼州至會州有驛道可通。又就各州間里距累計，證以歷史事例及宋代石刻，知會州東至長安主要途程乃經原、涇、邠三州，則涼州東經會、原、涇、邠爲一大通道無疑。張籍涇州塞（全唐詩六函六冊籍集五）云：

「道邊古雙堠。猶記向安西。」

又岑參胡笳歌送顏真卿使河隴（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二）云：

「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崑崙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按此蕭關當指原州東南三十里之故蕭關而言，（詳後文。）此二詩乃唐代前期涇、原爲西赴安西通道之明證。通安西即中經涼州也。復次五代會要三〇吐蕃目云：

「周廣順三年，……河西節度使申師厚……奏，自涇州安國鎮至西涼府，沿路三處控扼，多立州名，欲補大首領爲刺史。」

按安國鎮在涇、原二州間平涼縣西數十里之道上，詳後文。是歷五代之亂，此道仍通行也。

涼州既東南取烏蘭關路經會、原、涇、邠四州至長安，今再計其里程。前文累

計會州經原、涇、邠三州至長安一千一百九十里。至於涼會間之里距，若取元和志、寰宇記五百四十里之說，則涼州至長安共凡一千七百三十里，若取通典六百里之說，即驛道里程，則涼州至長安共凡一千七百九十里，均較涼州取蘭、臨、渭、秦、隴諸州道爲逕捷。

綜合上文分析與考證，涼州至長安，取蘭秦道約二千里，取會州烏蘭關道，經會、原、涇、邠等州，驛路約一千八百里，若烏蘭至會州取直路，則共約一千七百三十里。今再回頭試看寰宇記一五二涼州目述該州至長安、洛陽之里程云：

「東南至西京（此爲宋之西京，即洛陽）二千八百七十里。東南至長安，取秦州關路一千八百里。」

按涼州取秦州路至長安二千里，非一千八百里，且秦州附近亦未置關。故此條頗可疑。又長安洛陽最迂里程爲八百六十里，此云到洛陽二千八百七十里，則到長安應爲二千零一十里，是與下文「取秦州關路一千八百里」之說自相矛盾，而與前述涼州取秦州路之里距相合。故頗疑此文「秦州」下奪「路二千里，取烏蘭」七字，即寰宇記此目記涼州至長安之里程亦有兩路，一取秦州路二千里，一取烏蘭關路一千八百里也。如此即與上文累計里程無不皆合矣。至於元和志「取皋蘭路一千六十里」者，「皋」爲「烏」之形譌，「六十」又爲「八百」之譌耳。烏蘭關在烏蘭縣治，與會寧關皆當驛道，西東對夾黃河，具舟五十艘以待行旅，爲西北極大津渡處，（詳後文。）宜其取以名路也。或者以爲余增改過多，實則古代志書脫譌特甚，引類情形幾俯拾即是，不足異也。即如元和志涼州目，前云白亭軍在涼州西北三千里，後數行又云白亭軍在涼州治所姑臧縣北三百里，「千」顯爲「百」之譌。此即一顯例。秦州路置驛，明見杜詩及岑參詩。烏蘭關路置驛亦見寰宇記，如上引；而原、涇、邠爲唐代與西北邊疆民族戰爭出入之要道，（詳下文。）置驛亦不待言。且觀張籍涇州塞詩，有「道邊古雙堠，猶記向安西」之語，若非驛道，恐亦不會置路堠也。是此兩道全線皆置驛，故元和志、寰宇記皆兩道並記，而今本各有脫譌，幸能參互校正也。